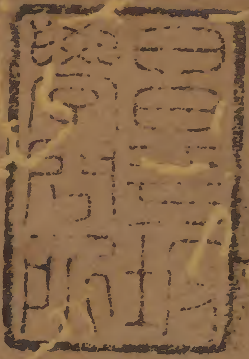


中峰廣錄

二三四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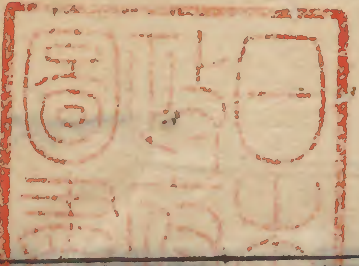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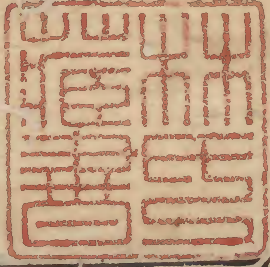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一〇〇三五	七三	一〇	一〇
號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漢書	一〇〇三五	一〇	三
類	號	冊	函

內閣文庫	
善號	漢 10035
冊數	10 ( 2 )
函號	311 58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二

小參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淺草文庫 三

瞿運使寔發卒哭藥師道場對靈小參大道只在目

前要且目前難觀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只

如都運相公昨自皇慶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捐館

至今年四月初七日其一百日內鼓螺互應金石交

宜豈非聲耶華果委陳香燈羅列豈非色耶遍演金

經廣宣玉偈豈非言語耶且聲色言語觀體全彰却

喚甚麼作大道若以聲為大道聲自是聲若以色為



大道色自是色若以言語為大道言語自是言語與  
麼分拆將來古人話似作兩橛這裏揆點得出便見  
我都運相公與藥師如來握手共遊於七十三重清  
淨願海以眾寶光明而作佛事俾盡大地眾生不越  
一念俱成正覺到這裏既無聲色可求亦何言語可  
取恣只是箇大光明藏如其不委更為下箇註脚良  
久云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心空大寂又亦日  
復舉石頭和尚問龐居士云子學道以來日用事作  
麼生居士呈偈曰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頭頭非  
取舍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為號立山絕點埃神通并

妙用運水與搬柴且如何是日用事茲向第二門頭  
曲為註脚去也眼見色是日用事耳聞聲是日用事  
鼻嗅香是日用事舌噉味是日用事以至身覺觸意  
雜思是日用事乃至八萬四千諸塵勞應用等皆是  
日用事因甚麼說箇無別底道理雖則體用互陳萬  
塵交接一一皆是自心成就自心出生所以教中謂  
元依一精明分成六和合又云三界無別法惟是一  
心作以其洞見自心故雖一刹那頃泛應群緣會入  
一心曾無異致所以云無別也今之學道者往往向  
義路上以聰明之資一一領會自謂佛法無多子殊



不知說箇自心早落情見於是龐居士謂惟吾自偶  
諧言偶諧二字直是註解不破穿鑿不入苟非具金  
剛正眼向聲色未歇已前一鑑鑑破物我未形之際  
一搜搜開自然頭頭上明物物上顯是謂偶諧者也  
其或未到這箇時節和箇偶諧俱成剩語所以云參  
須實參悟須實悟既到實參實悟之地則繁興大用  
舉必全真擬貶眼來劍去久矣這箇是老龐公棄家  
財於湘水跨諸祖門庭掠得些子汗臭氣便解如是  
發揮惟我都運相公即再世之龐居士也雖不效其  
棄家珍於水底却能轉為布施利益種種救援攝護

方便等事而亦不妨其孜孜在道之心以至啓手足  
之際屏去血味及與玩好諸欲因緣惟單單舉箇所  
參話頭泊然而逝豈非多生熏習般若培植菩提而  
有如是操略耶既捐館已一百日內晝夜六時備陳  
佛事由是知相公雖天道人道皆不能以境緣攝取  
何則道念炳然豈肯爲功名富貴諸殊勝事業之籠  
絡其不至佛地決知其終不已也因記得都運相公  
昔於至元辛卯二月十九登天目叩先師先師握竹  
筥問曰相公爲遊山來爲佛法來公答云爲佛法來  
先師擲下竹筥曰會麼公云不會師曰不入虎穴爭



得虎子本上座今日因齋慶讚重為舉揚為遊山來  
為佛法來舌頭拖地為佛法來將謂忘却擲下竹篋  
云會麼少賣弄不會明如果日迅若怒雷不入虎穴  
爭得虎子醉後又添盃更有四句偈重為註脚為求  
佛法為遊山口縫纒開落二三十重悲願海藥  
師燈現古優曇

為趙秉

孟頫

對靈小象大道在目前山是山水

是水玄機超物表聖不聖凡非九一念洞然萬緣廓  
爾水精宮秋容淡淡森羅萬象吞吐明月珠松雪齋  
灑氣沉沉屏几六窓交徹寶絲網無一物不敬至體

無一事不演真乘莊周雖蝶悟枕邊敢保其當按罔  
措子韶固蛙聞月下未許其覲面施呈這一著子名  
不得狀不得即其知處已陷情圍事亦然理亦然與  
麼會時早沈識海所以道神光獨耀萬古微猷入此  
門來莫存知解且不存知解底句如何指陳玉宇秋  
高無界限金園春事政敷腴共惟翰林學士承  
旨松雪居士趙公受知於九重聖主名聞於萬里  
元官一品未足謂公之榮爵萬鍾未足謂公之貴蓋  
其道超物表性徹玄初空諸見於眼根了羣情於意  
地者也某記大德甲辰歲首蒙公賢夫婦相延於武



林官舍丁未秋訪公於雪城之新第至大戊申復會于西湖明年己酉再會於松雪齋凡一會聚與夫尺書往復未嘗不以本來具足之道未悟未明爲急務每論到至真切處悲泣垂涕不能自己此蓋出自真情遠從多劫熏鍊純熟必期徹證不肯與泛泛者恃其辯聰漁獵聞見便以爲得也自佛法流布東土士大夫咨參扣問敲唱激揚莫盛於唐宋而尤盛于皇元往往滯於情解昧於識度求其真參實究者不曰無之窮其所因最初被箇本來具足不假外求之說一印印定次以聰明之資直下領過自以爲易不

復究明不覺置之無事甲裏殊不知本來具足之說如麵在麥中飯居穀內或不加舂炊磨之勞徒知具足之虛談終莫能得止飢之實效猶儒家論仁義亦豈心外之物故孟子謂我固有之矣非從外得也然不有真履實踐之功顛沛造次孳孳不忘則亦徒有仁義之本心耳故吾佛祖謂本來具足猶古鏡之有光柰何失於護念其愛憎塵習不覺蒙蔽况是積生累劫未經磨治徒稱具足之有光終於鑑照之無補一箇所參話卽是磨鏡之良具政當磨時只知朝也磨暮也磨不必問鏡上之塵何日破除鏡內之光



何時發現苟存此等待之心則愈障矣學佛之要惟  
憑一念但信得及處譬之磨鏡未有磨極而塵不消  
塵消而光不現者故我相公與魏國夫人雖身抱冠  
為之奇才而不為其所惑雖身嬰畢世之塵累而不  
世其所障每於真象正念孜孜兀兀然猶林下老  
衲寂爾忘緣未嘗少棄當知此箇正念不由教導不  
依勸請不因造作不屬方便乃是無量劫中於諸佛  
所深種菩提種子雖百千塵勞百千生死同時現前  
終莫能昧也此念既堅則其成佛作祖超生越死如  
壯士屈臂豈假他力人徒見公英聲茂實振耀古今

而不知公六十九年凡施為舉措莫不以積劫之事  
繫于真情自餘皆借路經過遊戲設施爾既啟手足  
後人皆謂公之亡我獨見公精操正念獨抱天真於  
大寂滅大解脫法中與佛祖聖賢混合於一切智智  
清淨之表曾何古今彼此而有間隔此皆公深信本  
來具足不假外求之道其靈驗若此記得華嚴經偈  
有謂若人欲識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遠離妄想  
及諸取令心所向皆無礙謂佛境界者即是本來具  
足不假外求之道是也原夫意根欲淨妄想欲離却  
不成本來具足矣但是所參之正念操之既精守之



既密則其意根不待淨而自淨妄想不待離而自離  
至一切處不爲一切法之所留礙其佛境界與松雪  
齋不即不離無異無別古所謂千山勢到岳邊止萬  
派聲歸海上消者是也又圓覺淨諸業障章中極言  
四相其四相之本首惟執我相我相既忘如樹根斷  
則枝葉不除而自凋矣故經云彼脩道者不除我相  
是故不能入清淨覺還知我相麼佛境界是我相淨  
意根是我相乃至坐寶蓮華成等正覺入微塵裏轉  
大法輪是我相自有宗乘以來分科列段指性說心  
敲繩牀搖塵拂縱橫放肆演唱激揚以至玉轉珠回

神出鬼沒總不出這箇我相苟能除此我相之外安  
有所察之話所守之念所存之因所至之果直下如  
大火聚大風輪雖佛祖到來亦須退縮有分到這裏  
無位真人倒跨洞庭山遊戲三萬六千頃太湖直上  
兜率天與彌勒大士指白雪爲青松荷葉團團團似  
鏡配青松爲白雪菱角尖尖似錐混融物我以無  
痕超越死生而無作此說且置茲蒙大孝仲穆舍人  
以書入山謂先君問道二十年不料嬰此大變擬卒  
哭日內安厝東衡臨壙一語乞爲舉似某以老病退  
卧巖穴惟我相公於湛寂光中自能照了今事不獲



已勉為對眾引些葛藤以慰孝誠記得唐陸巨大夫  
問南泉弟子家中有片石也曾坐也曾卧還鑄作佛  
得廢泉云得且云莫不得廢泉云不得不得大衆陸  
且大夫問處放去何處南泉和尚答時收來太儉須  
知問在答處答在問處狡路相逢了無回互雖然如  
是只如今日相公家中有一片石也不曾坐也不曾  
卧亦不要鑄作佛只要移置東衡原上蓋覆相公棺  
槨得與不得二俱屏除且道與陸且大夫所見相去  
幾何良久云幻住忍俊不禁向無音韻中聊伸一偈  
南泉陸且舌無筋圓覺華嚴語未真何似東衡原上

月照空群象最相親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二終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三  
云又錄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拈古 公案畧舉詳見諸錄

梁武帝問達磨云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云廓然無  
聖又問對朕者誰磨云不識

師拈云缺齒老僧手携泥彈子要與東震且人



鬪富可謂不知量矣被梁王指出照乘明珠問  
馬祖見野鴨問百丈云是什麼丈云野鴨子須臾不  
見祖云野鴨斲丈云飛去也祖搔丈鼻負痛失聲祖  
云又道飛去也丈於言下有省

師拈云設錦窰以陷獸垂香餌以釣魚惟善作  
者能之馬師擬獲一禽深入荒草費盡腕力打  
破半邊鐵網豈善作者哉

石鞏九見僧張弓架箭示之一日三平至鞏云看箭  
平壁曾對之云這是殺人箭那箇是活人箭豈弭弦

三下平作禮鞏云我三十年架一張弓兩隻箭只接  
得半箇聖人遂拗折弓箭

師拈云穿百步楊透九重鼓固是眼親手便其  
如半箇聖人有隱身之術石鞏之技窮矣

興化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為唱導之師賓云我不  
入這保社化曰爾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賓云總不  
與麼化便打來日白衆曰夜來克賓維那法戰不勝  
罰饘飯一堂不得喫飯即便出院

師拈云有令不行有事不斷天下之公患也興  
化既行矣又斷矣未嘗旁觀者哂



六祖一日見二僧論風幡義祖云非風動非幡動仁者心動時云亦全不許此事不問天下之公惠也  
時師拈云嘗得一變具知眾味非風動非幡動仁與者必動可謂昇之一變矣使人不覺惡心嘔吐  
大覺謂興化曰我聞爾道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是否化便喝覺便打化又喝覺又打明日覺召化曰我直下疑爾這兩喝化又喝覺又打化又喝覺又打化曰某甲學得箇賓主句總被折倒了也覺曰這賒漢脫下衲衣痛與一頓化於言下大悟

會二師拈云二虎之下獸不容蹄兩刃之間人不容足當大覺興化捧喝交馳之際豈容心思意解於其間哉雖然只如大覺云脫下衲衣痛與一頓興化言下大悟又悟箇甚麼道理這裏見得許儂作臨濟半箇兒孫  
僧問夾山兼和尚有言三十年住此山未曾舉著宗門中事是否山曰是僧便掀倒禪牀山休去明日普請掘一坑召僧至曰老僧二十年只說無義語便請上座打殺老僧埋向坑中上座不然自著打殺埋此坑中始得其僧束裝潛去



此中師拈云這僧始則換旗奪鼓終則詐敗伴輸來  
土與山雖有漆兵滅竈之謀爭柰脚跟下泥深三尺  
臨濟三遭黃蘗痛棒後向大愚肋下築拳次歸見黃  
蘗云云  
師拈云汝師黃蘗非干我事大愚肋下更合喫  
拳這風顛漢敢來這裏捋虎須黃蘗面門猶欠  
掌在致使尿牀鬼子邪見勃興賺他後代兒孫  
一箇箇鼓粥飯氣  
為山因劉鐵磨來云老特牛個來也磨云來日臺山  
會上有齋和尚還去發為山作卧執磨便出去

師拈云為山被鐵磨一拶拶倒要起起不得鐵  
磨被為山一推推轉要住住不得本上座與磨  
批判多少人在背後齧斷拇指

月氏國王聞師子尊者有道乃越國往見尊者云大  
王來時好道去時亦如來時王有省

師拈云飯裏沙泥中刺彷彿不同依稀相似大  
王來時好道去時亦如來時尊者黃金鑄面皮  
雲門話墮因緣

師拈云雪上霜柳上桎覲面無私移星換斗要  
見這僧話墮處廢且待三十年後



南泉歸宗麻谷三人同去見忠國師至中途南泉就  
地畫一圓相云道得則去歸宗坐在圓相裏麻谷作  
女人拜泉云恁麼則不去也

師拈云南泉畫地爲牢歸宗墮坑落澗麻谷恭  
而無禮點檢將來一人眼空四海一人舌拄梵  
王來天一人入地獄如箭

百丈野狐因緣

師拈云非不非是不是坐斷兩頭劍去久矣前  
百丈云不落後百丈云不昧看來也不較多因  
甚麼有墮有脫余二十年參學不能明此如有

人明得此者我當舍四大爲繩牀而用供養

僧問雪峰臨濟四喝意旨峰云我當時初行腳時便  
過河北已值大師遷化不得見他所以至今不知可  
往見他直下子孫僧見南院院云那裏來僧具陳前  
意院乃展具遙禮雪峰云天下古佛也

師拈云言不在口語不離舌端的有來由特地  
無交涉臨濟四喝豈但雪峰不知縱是他直下  
子孫也未夢見在不知且置只如南院遙禮雪  
峰是有來由耶無交涉耶這裏定當得下要見  
南泉臨濟也不難



南泉為兩堂首座爭猫遂斬之晚趙州歸泉舉似州  
乃脫草履頂頭上而出泉云子若早歸救取猫兒  
師拈云南泉劍為不平離寶匣趙州藥因救病  
出金瓶然雖慶快一時爭柰古佛家風掃土矣  
臨濟云有時奪人有時奪境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  
人境俱不奪  
師拈云有時奪人錯有時奪境錯有時人境兩  
俱奪錯有時人境俱不奪錯臨濟大師到這裏  
鎖却咽喉了也莫有為伊出氣者麼切忌將錯  
就錯

臨濟謂三聖曰吾遷化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聖云  
爭敢滅却濟云他後有人問伊又如何祇對聖便喝  
濟云誰知吾正法眼向這瞎驢邊滅却  
師拈云認他財為己物將官路當人情濟之心  
亦濫矣三聖當時見他道不得滅却吾正法眼  
便與掩却臭口猶較些子遽云爭敢滅却噫以  
聖較濟又何止濫而已哉  
靈雲有頌云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葉落又抽枝自  
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玄沙云諦當甚諦  
當敢保老兄未徹在



言師拈云靈雲白日青天向桃花樹下為魅所著  
玄沙雖則除邪輔正激濁揚清殊不知又是鬼  
靈雲門上貼卦

藥山和尚久不上堂院主云大眾久思法誨山云打  
鼓著衆集山陞座一詞不措主白云和尚今日陞座  
因甚麼一詞不措山云經有經師論有論師

師拈云藥山久不上堂與對衆一詞不措將謂  
將謂末後道箇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元來元來  
瀧山云老僧遷化後往山前檀越家做一頭水牯牛  
左肋下書五字云瀧山僧某甲正恁麼時道是瀧山

僧却是水牯牛道是水牯牛却是瀧山僧

師拈云道是瀧山僧却是水牯牛好道是水牯

牛却是瀧山僧好當特有人向他面前下得這

兩箇好字教他百劫千生要脫水牯牛也未得

趙州一日見文遠侍者拜佛次州以拄杖打之遠云

拜佛也是好事州云好事不如無

師拈云文遠云拜佛也是好事不妨軟頑趙州

云好事不如無話墮了也要知趙州老人話隨

處麼待伊磕破腦門即向爾道



僧問汾陽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陽云青綰扇子足風涼

師拈云拈得便用道出平常山高水闊地久天長青綰扇子足風涼是拈得便用耶道出平常耶誰人知此意令我憶汾陽

僧問風穴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穴云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師拈云這僧問處如大浸稽天無物不在波瀾之內風穴固是入水不溺爭奈全身在裏許真點曾見慈明明問佛法大意真云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明訶之真乃理前問明日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真於言下大悟

師拈云驅耕夫牛奪飢人食慈明老人未為好手真點胸雖則向這裏懸崖撒手絕後再蘓若要知佛法大意更參三十年始得

玉澗頌雲門北斗藏身因緣云北斗藏身為舉揚法身從此露堂堂雲門賺殺他家子直至如今謾度量後五祖戒問其作頌之意澗乃張目視之戒曰若恁麼會雲門不直一錢公亦當無兩日後澗果如其言戒暮年亦失一日覺範和尚曰今妄意測度先德之



言疑誤後昆亦可以少戒  
 會師拈云北斗藏身話豈但玉澗頌不出便是五  
 對正祖戒也只得向背後又手暮年各損其目也昇  
 東好采覺範謂誣謗先宗感果却是休將閑學解  
 土埋沒祖師心  
 頌古  
 世尊初生  
 無明滿肚惡纏身纔出娘胎軟厮禁目顧四方周七  
 步不知脚下水泥深

文殊答菴摩羅女其力未充

將軍有令下重圍八戶風高馬不嘶  
 兩眼忽開天地闊太平無象到今時

女子出定

花落銀牀春爛熳月沉金帳夜迢迢  
 虛堂寂寞無人共只把檀香盡意燒  
 外道問佛有六通如何是那一通

醉乘白鶴登銀闕夢跨青鸞入絳宮  
 酒醒眼開俱不見一川桃李自春風  
 即心是佛

硬似純鋼爛似泥甜如崖蜜毒如砒  
 渾侖吞又渾侖



吐曠殺江西馬鞍箕

非心非佛

大地衆生成正覺百千諸佛陷泥犁休將此話頻頻

舉却恐闍家老子知

南泉住菴被人打破碗鑊

一把黃金鈍鑊頭引他白日鬼來偷自從去後無蹤

跡入眼青山總是愁

僧問馬祖離四句絕百非答藏頭黑海頭白

白玉琢成西子骨黃金鑄就伍負心蓮宮人醉歌聲

咽月落吳江淚滿襟

趙州無

翁翁年老齒牙疎口不關風道箇無肝膽一時傾吐

了苦哉邪法正難扶

洗鉢盂去

粥罷教伊洗鉢盂翻成特地費分疎是非得失渾休

問真箇闍黎悟也無

黃蘗云不是無禪只是無師

不是無禪是沒師猫兒尾上繫研槌夜深打殺街頭

鼠路上行人那得知



萬法歸一一歸何處

斧爛柯銷局未闌天風吹鶴下瑤壇滿盤黑白輕翻  
轉袖拂蒼梧玉珮寒

德山托鉢

天生富貴稱雄才織翠華裾擁不開一簇管絃聲未  
絕醉扶公子上樓臺

臨濟四喝

小厮兒偏愛弄嬌絲毫不挂赤條條劣獅筋斗重翻  
擲按得蟾蜍下碧霄

香巖上樹

全提三寸殺人刀千里聞風鬼亦號沒興有人輕犯  
著饒伊得命也無毛

嚴陽尊者問趙州放下因緣

地沒朱砂翻赤土廩無粒米倒糞糠赤窮自是活不  
得又被人來指賊賊

婆子燒菴

三冬枯木遇春陽翠萼寒英噴古香雪鬢老婆情未  
瞥冷看花樹哭檀郎

木平見洛浦盤龍二老雲峰悅拈云云

葉卷西風樹樹寒亂蛩吟砌夢初殘情懷自是不堪



聽又把琵琶月下彈

趙州勘婆

生識羨藜當面擲琉璃坑壑遠身開勸君莫問臺山

路多少平人被活埋

洞山三頓棒

蹉口相酬罪莫逃放伊三頓轉切切使他飯袋江兩

去添得廬陵米價高

石鞞張弓

平生伎倆盡施呈拗折蓬蒿箭兩莖半箇聖人還不

薦依前日牛打三更

僧問夾山境法眼拈云我二十年只作境會

哭月狴猿攀古樹嘯風猛虎踞懸崖人間別有通霄

路不必行從這裏來

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亦如喪考妣

萬里山河平似掌一條官路直如絃行人若問窮通

事鐵壁銀山在面前

火燒木佛丹霞罪脫落鬚眉院主災一陣東風回暖

律幾多春色上梅腮

則監寺參青峰法眼丙丁童子公案



觸著神鋒劈面揮電光石火較猶遲不因洗耳池邊  
過肯信人間有是非

放籃斂手舉籃歸自是多情惹是非月落畫堂人去  
後不堪歡笑只堪悲

堯卒和尚三關性在甚處

赤脚波斯叩海門黑風吹浪暗昏昏三更掣斷青霞  
鎖笑者驪龍戲子孫

空奮雙拳窮滴滴橫擔片板赤條條夜來得箇揚州

夢騎鶴腰錢跨九霄

眼光落地向甚處去

鐵狗銅蛇正奮嗔風刀火鋸肉成塵茫茫長夜幾經  
劫舉眼無親怕殺人

黃龍三關

我手何似佛手也解攀花折柳牀頭脫落秤槌打破  
竈前熨斗

我脚何似驢脚翻轉草鞋倒著走遍四大神州寸步  
那曾踏著

人人有箇生緣夜半胡孫駕舩撞破黑風白浪踏翻



水底青天  
佛手驢脚生緣三關一句齊宜更問如何即是黃龍  
口裏無涎  
達磨一日命門人各言所得遂分皮髓云云  
九年冷坐一旦惺惺是非易辨得失難明分張皮肉  
骨髓令人路見不平汝得吾皮前長後短汝得吾肉  
多肥少精汝得吾骨只堪餒狗汝得吾髓脫賺平生  
盡情爲伊註破也只道得八成要見達磨大師磨岳  
邊頓落千山勢海上全消萬派聲

天月中峰和尚廣錄卷第三

韓三

天月中峰和尚廣錄卷第四之上

韓四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法語

示雲南通講主

參玄上上人須達巧方便不解善思惟驢年竟不見  
要識巧方便廢三乘十二分教應病與藥觀根逗教  
是巧方便一千七百則陳爛葛藤放收殺活逆順卷  
舒是功方便乃至無邊賢聖前後出興各各以無作  
不思議解脫神力作種種差別佛事亦不出此功方  
便也何則都緣箇事在諸人分上本來具足元無欠



少自是爾從無始曠大劫來爲妄習所纏橫計生死  
雖濳天活計頻在目前剛不領悟猶向飯蘿邊伸手  
從人乞食豈不大可衰憫者哉所以累他先聖以善  
功方便智力向爾清淨田中拋撒不淨指漸指頓或  
偏或圓說一念頓超說歷劫熏煉或可眼根入者以  
色空作佛事或可耳根入者以音聲作佛事乃至六  
根門頭及與八萬四千塵勞境內或作佛事特不過  
控勒爾一箇入處要爾識得箇自己家珍捨此初無  
實法往往見學道之士不通權變妄執方便以爲實  
法如以鍤石認爲真金縱經百煉終非金體旣不能

少加思究直造玄途但看他古來尊宿出家行脚功  
切以已事爲重任三十年二十年登山涉水撥草瞻  
風未嘗斯須輕棄此道捱到途窮路極處撞見箇沒  
意智漢向他痛處一錐直得七穴八穿千了百當便  
向三家村裏十字街頭施棒施喝豎拳豎指大用凜  
然機辯錯出魘魅平人遺臭千古豈非洞徹法源善  
達權變而然也厥後人心淡薄藜席荒涼多是不具  
正因馳聲走譽旣非種草不擅家門帶累他曲肱牀  
上箇老漢不顧好惡將鴉屎砒霜合造一般毒藥撒  
在爾八識田中要爾一箇箇向這裏放身捨命或有



嬰其藥味而汙流浹背者或直下忘餐廢寢而絕後  
再蘊者或久抱于懷偶因物所觸而肝碎膽裂者或  
因誤中而喪却性命者中間千緒萬端不可具舉固  
是根器利鈍有所不同亦不出此善權方便之力耳  
邇來醫師不古方脉無靈異端前陳執藥成病或潛  
形避影過擦心念一物不為以求相應者不知是深  
沉死水却引他長慶坐破蒲團趙州不雜用心以至  
莫妄想放下著古廟香爐休去歇去等語為證何異  
守株待兔緣木求魚或有隨事逐境一坳處強作主  
宰以待觸著磕著者不知是擔枷帶鎖却引他楊岐

做監寺雲峯充化主保壽作街坊及引南嶽磨磚作  
鏡打車打牛等語為證者何異撥火覓漚刻舟求劍  
又或有心不異緣情不附物終日只廢閑閑地取性  
過時以待其自然領悟者自不知是坐在無事甲裏  
却引他趙州洗鉢龍潭送餅香巖住菴為山撥火及  
備證則不無汗染即不得等語為證何異手執艾鏡  
夜對黑月待火自出終無是處或有漁獵古今該博  
開具向五蘊身中認箇主宰不肯信有悟門自不知  
是雜毒入心却引他古人一種垂慈方便等語為證  
便乃旁求經論曲引諸文羅綺語言以相眩惑者何



異以羊袖續狐白之裘不自知其非也如上所舉皆是初無正見妄認偷心坐在八識中將古人善巧方便總作實法會了也所謂醍醐上味為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藥若與廢商量已躬下事饒倆弄到彌勒下生轉沒交涉豈但沒交涉將恐反招罪戾疑誤後人矣須知此事不在靈知不昧處不在藏睛閉目處不在祛昏敵散處不在忘機絕慮處乃至不在博綜經教洞徹古今長時觀照一切平常以至撐肩緊目勇猛精勤擲劍揮空女猫捕鼠至於無邊作用據實檢點將來總不出他一箇善權方便若要與衲衣

下那一著子相應驢年又驢年且作麼生是衲衣下事老僧口門窄未暇與倆說破

示雲南福元通三講主

生於無生中受生死於無死中受死既曰無生死安有受生死者蓋迷却自心而妄見有生死耳苟或迷妄之情不能爆散於一念未萌之表乃依他作解強言無生死者是大妄語成亦名謗般若也

此事不在經書義理中不在一切脩證裏至於圓覺之三觀二十五輪楞嚴之二十五圓通之所證門乃至教中所說頓漸階級次第等一涉見聞皆墮情識



總不與達磨所指之禪相似教中所言之禪皆不離  
脩證惟達磨獨指一心為禪與經書文字所說者迥  
別宜思之

圓覺經云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  
議者謂逼近達磨之旨亦不涉方便漸次殊不知只  
箇知幻離幻早涉方便漸次了也達磨門下忽無  
是事一了了一切了只箇了字亦不可得

禪之一字不可見不可聞不可覺不可知蓋見聞覺  
知皆屬情妄非心法也當知心法本來是見是聞是  
覺是知不應於見聞覺知上別有所謂見聞覺知者

維摩詰經謂若求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  
也斯言豈欺人哉

此事須是利根上器提得便行違得便走雖是慶快  
已涉途程更待如之若何寬著工夫待彌勒  
古人真切於此事上曾不待一切方便言語之所啟  
發自然卓卓地不肯虛喪寸陰如大死人如陷千尺  
井之求出又如倒懸之求解曾何有第二念馳驟目  
前虛妄聲色者哉

今時學者之病在速於要會禪禪無倆會底道理若  
說會禪是謗禪也如麻三斤栢樹子須彌山平常心



是道雲門顧趙別無一一透得是解禪語亦非會禪也若不妙悟縱使解語如塵沙說法如涌泉皆是識量分別非禪說也當知禪語初不難會凡一千七百則公案俾之通會於片餉之間亦不難如今之禪學者流多是商量箇語話皆不肯回頭扣已而參所以古人目禪語為野狐涎唾良有肯也

近代宗師為人涉獵見聞太多况是不純一痛為生死所以把箇無義味話頭拋在伊八識田中如吞栗棘蓬却中毒藥相似只貴拌捨形命廢忘寢食大死一回暮忽敲破方有少分相應倘若不知此方便於

看話頭起疑情之際將一切心識較量動靜妄認見聞坐在馳求取捨窠臼中或得暫時心念不起執以為喜或昏散增加久遠不退承以為憂皆不識做工夫之旨趣也

做工夫非一切有作思惟之所能是離一切分別之大人境界古人到此皆是一踏到底更不涉一些子廉纖搭滯今人做盡伎倆不奈何者蓋做不力志不大心不死念不切耳做工夫往往以心念紛飛處做不得政不知以何為做得處實有趣向處俱墮顛倒網中當知做處譬如失物欲見政當尋覓時惟有一



箇欲見之心橫于胸中不能自決又何曾有省力不  
省力有趣向無趣向之異說其最初尋覓時也恁麼  
喫力尋覓到最後也恁麼喫力更有何初尋時難後  
尋時易之說但是尋覓欲見之心切至久久不為境  
緣之所侵奪忽冷地眼開撞在面前因地一聲更不  
待問人是與不是也其喜悅之狀又當何如也此事  
迷時不減悟時不加難時不遠易時不近得時不有  
失時不無乃至窮古且今總無許多差別渾倫只是  
箇自己纖毫不透如隔鐵圍快便難逢切忌當面諱  
却

示高麗收樞空昭聰五長老

參禪是參自己禪非參佛祖善知識禪也所謂禪者  
蓋遠從多劫前因地所迷引起生死迷乃是自己迷  
不因境迷不因物迷亦非佛使其迷又非天地鬼神  
冤親眷屬使其迷也以其自迷故今日若不肯力叩  
自己親自信向自發肯心向自家已躬下真參實究  
一回以俟其自悟無有是處其所悟處不悟佛境不  
悟祖緣不悟他心不悟外法皆是自悟其自己遠從  
多劫以來所迷底生死差別情妄耳以其自悟故則  
自己生死空自己羌別盡自己情妄消即其生死悟



於自心而更欲覓生死於自己了不可得於自己覓  
生死不可得故則於外境欲覓毫頭為生死亦不可  
得自內心外境覓生死既俱不可得即其不可得處  
喚作佛境界喚作祖翁田地喚作自己光明懂喚作  
般若真如藏乃至立出百千種殊名勝相百千種異  
道靈光莫非一一皆從自己流出者也若曰自己外  
別有所謂佛法祖意禪機道果皆是顛倒希望與外  
道無相異也所以古人謂道在己求不從他覓斯言  
盡之矣倘若不信自己不向己躬下立定腳頭更不  
肯立自己忘氣坐斷一切密密體究爾準擬向佛上

求是從他覓了也擬向法上求亦是從他覓了也擬  
向師父分上求亦是從他覓了也又擬向語言中求  
又擬向機緣上求更擬向千七百葛藤椿上求更擬  
向叢林中求更擬向寂靜境界中求又擬向精進勇  
猛中求乃至盡其見聞竭其知解及與此出此間諸  
有境緣中求據理言之特不過皆是從他覓了也與  
爾自己交結生死底一種情識上料掉沒交涉當知  
自己分上立起一箇要超越生死底念頭正當也無  
寂靜時也無憤鬧時也無忙時也無閑時也無安時  
也無危時也無苦樂逆順時也無一切魔境界能障



礙其道業時也無過去也無現在也無未來合三  
爲一念併萬慮爲一心孜孜兀兀爾行也只如是  
體究坐也只如是體究乃至靜鬧安危苦樂逆順中  
忽只如是體究正當體究時儻或復於體究之外別  
見有箇是靜時有箇是鬧時有箇是魔時有箇是參  
得時有箇是參不得時至于才覺有毫髮異見干涉  
著爾總非真體究也如今做工夫底人徃徃於自己  
分上若不切至多只是向境緣情識上做成窠臼所  
以不能得直到大休歇田地爾但拍盲坐斷許多見  
聞解會取捨得失等密密地只向自己躬下做去直

下便是大解脫場直下便是大光明藏除却靠自己  
參去別無方便別無佛境界別無解脫如前所言教  
你向自己密密地做去早是多却箇密々之說若是  
當人真切痛爲自己縱不使其密々地做去他自然  
不肯不密々地若是當人不肯把自己做一件事縱  
使將箇話頭作百千種譬喻使其密々去做則轉不  
密々矣縱能強作主宰密々得去亦坐在密々窠臼  
中無有是處久久坐在密々窠臼裏暮忽被奪却他  
密々處便乃引起百千種狂見而生分別轉與自己  
踈且遠矣故古人云參禪無秘訣只要生死切懺着



古佛棄王宮入雪山受辛苦行勝行而萬劫千生不  
憚勞苦者是第一箇為生死切者也自西天四七東  
土二三長慶坐破七箇蒲團真如諸引錐自刺二祖  
斷臂常啼賣身從上古人未有一人不歷試諸難皆  
是為生死切至者以其切至故物極則反不覺不知  
捱到結角羅紋處驀忽打破漆桶自然慶快平生即  
此是不從他覓底樣子常知自己亦豈別有一箇自  
己可憑便只是箇要了生死底心即此生死根本元  
從自家肯染習結縛而後成就今日要此生死一  
念超越別無巧術但只念念於染習結縛處剔脫教

淨盡便是生死淨盡之時矣如今若作意要向八識  
田內剔脫箇染習結縛底早是惹出多端和箇要剔  
脫底輒作一團轉不相濟由是古人深知過患但只  
撇箇無義味話頭教他發起大信心直下不起第二  
念單單於話頭上奮起大疑情與之一念萬年做將  
去倘但心不隨緣意不逐物識不拘境意不染塵三  
十年二十年首尾通貫不覺自然有箇入處矣所言  
不起第二念者於政扣已而參處卒急不相應時驀  
忽瞥生一念謂我莫是根器劣麼是第二念謂我莫  
是罪障深麼是第二念莫別有方便麼是第二念謂



此工夫實是難做也是第二念謂是易做也是第二  
念於甚易做處生歡喜心也是第二念於艱難境中  
做不上處起怕懼心也是第二念更有一般伶俐漢  
見怎麼說了便云我但一功坐斷都不起心正落第  
二念了也倘若箇真正要了自已躬下生死大事  
之人決無如許多計較論量底情見但是說著箇生  
死如撞著銀山鐵壁相似一礙礙住不是不要起第  
二念便是要起也不可得矣且真正爲自己底人看  
公案也得不看公案也得畢竟不落別處既是不看  
公案也得豈肯復將清淨耳根聽人排遣教只看只

疑只參只守或只半提或只全提或密密或孜孜蓋  
此等皆是尊宿垂慈舉揚底一時方便實不與箇自  
已有交涉也如今做工夫人或見境緣有所順逆非  
實境緣有所順逆也其實只是當人靠自已不穩處  
暫特不在便移箇爲自已底念頭向境緣上引起百  
千萬種顛倒分別若不當下與之勦絕令其淨盡直  
饒你與他境緣上分別得清特不過益增死生塵勞  
之重累耳若欲盡其自已一一分說將去言說轉多  
紙盡且住却葛藤

示日本空禪人



棒頭領旨喝下明宗已是第一等不唧啣底鈍漢  
須知盡大地是一條白棒森羅萬象覲體全彰且十  
方不消一喝過現未來洞然響應便向這裏領略  
已是賠却自己眼睛了也更欲待他拈起枯樹枝放  
出粥飯氣喚作明宗領旨豈不大可屈哉昔臨濟云  
我在黃檗會下三遭痛棒如蒿枝拂相似如今再思  
一頓直是無人下手邪法難扶興化云我聞東廊下  
也喝西廊下也喝直饒喝得我上三十三天却下來  
向你道我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真珠與你看異端  
並起已而此等臭氣流落叢林或指一喝爲實爲主

爲照爲用或指一棒爲全提爲正令爲機用爲門庭  
又謂之擊石火閃電光摩尼珠金剛劍又謂之壁破  
面門露出肝膽常陽舉似覲面相呈又謂臨濟三百  
六十骨節只是這一喝德山八萬四千毛孔不出這  
一棒又云臨濟多却這一喝德山刺了這一棒又云  
無邊利海十世古今塵沙義門白千三昧忽在這一  
棒一喝內全收全攝無欠無餘更有一等超宗異目  
不存機境者喚作蚯蚓鳴粥飯氣揚塵播土掣風掣  
顛認精魂弄捏怪乃至奇言妙語與奪抑揚鼓引學  
人向他一棒一喝之下邪知曲解者今古以來比比



皆是與麼較量他古人立地處又何啻認驢鞍橋作  
阿爺下頷既不識古人用處而欲趣向自己真正面  
目大似隔靴抓癢嗟乎古人一片生鐵心肝未開口  
已前早是落在你觸髓裏了也只要你不知不覺推  
門落臼於一切法中做箇平常無事漢所謂涅槃生  
死六九四聖至於百千差別法義更不在人重下註  
脚又何一棒一喝而不能了哉這裏你若將毫釐心  
識領略解會豈但不識古人行棒用喝處而亦自家  
一箇本命元辰長是黑漫漫地縱使勉強向他一棒  
一喝上說得依稀用得彷彿少間暮忽遇著些子差

別逆順境界頓在面前未免情存取舍意涉愛憎一  
特區處不下便向他古人語言窠臼上著到正恁麼  
時總喚作一棒得麼總喚作一喝得麼總不喚作棒  
喝得麼若喚作棒喝則未免被棒喝礙不喚作棒喝  
亦未免被棒喝礙既爲此礙則山河大地明暗色空  
至於微細塵毛未有不能爲礙者萬仞鐵圍可使消  
殞只這一種礙倘若不真箇在這裏推托得去管取  
要礙人墮生入死輪回無間在本上座到此忍俊不  
禁要與爾去却棒拈却喝向未有棒喝名字已前與  
爾把手共行只如未有名字已前且作麼生趣向今



日不辭與你說破久後却恐累及平人

示伊吾顯月長老 梵名烏鉢 刺室利

佛法無商量分無湊泊分無安排分但是拌得一切  
打開萬般絕計較單單只是靠取一箇話頭自今日  
守到箇悟底時分方許你取氣你若未到桶底子自  
脫之時便欲取氣直下蹉過了也只此一蹉過便是  
百蹉千蹉其非小緣做工夫最要緊是把得住最要  
緊是放得下最要緊是不隨逆順境轉最要緊是做  
得主定立得脚牢最要緊是耐得枯淡守得寂寞最  
要緊是識得眼前破不被世間一切境界惑礙要緊

是寒不思衣飢不求食眼不隨色耳不逐聲最要緊  
是一箇身心如鐵橛子不受一切禪道佛法穿鑿最  
要緊是盡生不悟明決不起第二念更有一件是最  
要緊處口未開時已說了也筆未動時已寫了也參  
未透時已悟了也倘還知麼你還會麼你還信麼如  
今大事為你不得小事各自支當

示薩的迷的理長老

禪那二字梵語也華言思惟脩生死事大無常迅速  
乃學者之正思惟也衆生本來成佛以迷妄所蔽而  
不獲開悟亦學者之正思惟也清淨本然迷妄無狀



而生積劫迄今自纏自縛念念攀緣無食息之間亦  
學者之正思惟也從上佛祖哀矜不暇垂言立象設  
萬種方便令我處處悟入以癡想雜亂猶不自覺此  
亦學者之正思惟也三界萬法色空明暗咸是菩提  
妙明元心悟理未通尚留觀聽此亦學者之正思惟  
也苟非神悟縱有多聞惟增見病不脫愛纏此亦學  
者之正思惟也前輩言前領旨句外超宗微見鋒芒  
拈得使用風飛雷厲迥異常流開鑿人天不存窠臼  
此皆累生熏習積世鍊磨不期而然無作而作豈容  
勉強安可効為擬蹈前蹤即落意也此亦學者之正

思惟也功不盡則事不臻誠不極則物不感况無上  
大菩提道或不忘形畢命幽寢食寒暑俱廢豈口出  
耳入之學而能脫略生死情妄於大休歇田地者哉  
此亦學者之正思惟也言思惟脩者惟此思惟即是  
脩之之理舍正思惟外或別有一法可脩非正備也  
今則有箇不涉一切思惟底智方便僧問古德一念  
不起還有過也無德云須彌山十二時中但將須彌  
山頓在眉睫橫之方寸不可妄起纖毫情念強生空  
鑿為解為會但只行也參坐也參今日也參明日也  
參參得也參參不得也參參到無可參處政是著力



加鞭之時猛拌取三二十年死工夫萬仞壁立硬著  
脚頭參取正當參時或有佛祖聖賢現種種相以相  
似語言開導發明便與一喝喝退向他道此事不從  
人得安有開發之理任我百生參不得必欲自悟斷  
斷不肯妄去齧人鈎線誠有此志不患生死情妄之  
不消殞也

示慈護長老

心不迷不墮生死業不繫不受形質愛不重不入娑  
婆念不起不生業累蓋因迷起妄由妄生執順其所  
執則愛之之念紛然而興逆其所執則憎之之習勃

然而起愛憎之情作則死生之跡動轉遷流新新不  
住念念相續以至一刹那間具八百生滅豈待百年  
氣泯然後為生死者哉原其所迷初無自性亦無起  
處只是自家遠從曠劫以至今生良由不體道本失  
却自心而致然也今日要得此心不為迷妄所惑別  
無方便但單單提起箇死了燒了那箇是我性十二  
時中如金剛利劍在手相似最先向八識田中盡力  
一揮如斬一握絲一斬一齧斷眼之所見既斷耳之  
所聞亦斷乃至鼻舌身意香味觸法同時俱斷過去  
事已斷現在事今斷未來事當斷徧搜胸中無可斷



者和箇斷者亦斷之者既斷之亦不立斷既不立則  
盡法界皆是自心於自心中無能斷無所斷能所既  
無則其聞覺知無地可寄到這裏即是從上諸佛菩  
薩善知識放身捨命處亦是太休歇大解脫大安樂  
之地亦是不離世間而成就出世間之三昧此三昧  
入手箇愛底亦不可得箇憎底亦不可得於不  
可得處回觀世間諸有爲相儼如昨夢如教中謂淨  
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却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如  
今人箇箇明知此事如夢雖政說時和箇說底亦在  
夢中何況說久聲消情隨境變三界夢宅役之不停

苟不能奮起大精進勇猛志力於此大夢宅中極力  
一跳之出向白日青天之下披襟一笑以快平生決  
定以夢入夢展轉攀緣隨逐妄塵墮入無間豈不孤  
積劫以來諸佛菩薩爲你所下之般若菩提種子乎  
你若非具此深厚種子安得今生居富貴中處十善  
家以至操心入道袈裟著身爲佛後裔今日到這裏  
家已出了僧已爲了善知識已見了道已聞了其所  
欠者但只要力行一禰而親到一回爲諦當耳況是  
年齒未艾色力尚充或不趁身強體健之際做一氣  
直走到家曉得眼來便是無常老病相催趨也到那



特手忙脚亂各將誰歸將箇盡平生底所貧所愛所  
恚所癡一齊點檢總用不著不惟用不著反爲其所  
障礙繫縛蒙蔽展轉流浪孤負勝因爲無慚人佛所  
訶斥當知輪回三有出沒四生孤露鈴蟬受苦無間  
於此復何所戀而不思超然獨脫豈有志者之所爲  
哉昔龐居士以家財棄之湘水乃有偈云有男不婚  
有女不嫁大家團欒頭共說無生話且喫甚麼作無  
生話昔有尼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於尼臂  
上插一搥尼云和尚猶有這箇在州云你猶有這箇  
在此說又作麼生然古人親到大休歇田地於語默

動靜之頃著著具金剛正眼塵塵露解脫神機是非  
不可較量得失不可圖度者也慈護長老乃高昌三  
藏喜菴妙公之母氏也曾參鐵山瓊和尚向道之念  
堅篤因嘉其志不覺葛藤如許若必欲要知龐居士  
之無生話與老趙州之猶有這箇在二意明白宜將  
鐵山和尚所示死了燒了那箇是我性遮一句猛與  
一撥則知龐老趙州同參其來舊矣又何生死愛憎  
之云乎哉但辨肯心決不相驟重爲說偈以勉之  
死了燒了身空物空那箇是我性海底日輪紅直下  
領略不過快須着意加功密作用時聖凡莫測實究



竟劇水泄不通無常生死拽不斷見聞知覺難包容  
是非憎愛絕朕跡菩提般若俱無從單單只有這一  
念與此一念潛其蹤無影樹頭撐夜月不萌枝上吹  
春風以慈為護非南非北以護為慈自西自東無向  
背絕羅籠鳳凰池上玉簫奏聲在天涯杳靄中

示植禪人

要學佛麼要學祖麼要學善知識麼一大藏教諸燈  
語錄遺言徃行皆是學佛學祖學善知識之張本不  
妨向此真履實踐一回但行之不移守之不易久之  
純熟所謂佛祖善知識不待學而成矣或者謂丈夫

自有衝霄志不向如來行處行成佛作祖到善知識  
地位會須先將一大藏教諸燈語錄遺言徃行拈向  
他方世界之外單提一把吹毛利劍逢佛殺佛逢祖  
殺祖直教一物不得當其前一法莫能隨其後久之  
和手中箇欄柄子一齊拈却揚身物外獨步大方自  
然頭頭合轍處處逢原雖然當知此二說總是窠臼  
語倘若瞥生一念向此塚跟則落窠臼了也要成佛  
成祖成善知識未知其可也且捨此二途畢竟依何  
標準而至于佛祖善知識田地幻住到此直得結舌  
有分諸方大有老尊宿不妨一一持此話以扣之



示達禪人 聖僧侍者

路逢達道人 不將語默對 畢竟將甚麼對 或者謂此  
事不在語默裏 又云語是謗 默是誰 又云說時默  
時說 既是不將語默對 因甚麼又說箇默時說時  
默底道理 這裏定當得下 揀辨得出 緇素得明 指點  
得到 便許你坐斷僧堂中 陳如尊者 頸與丹霞和尚  
握手於數百年外 提持此道 不爲過矣 脫或未到此  
田地 十二時中 或出或入 且道陳如尊者 向你道箇  
甚麼 露柱燈籠 向你道箇甚麼 香匙火筋 向你道箇  
甚麼 還聞麼 若曰聞 則喚作說 耶 喚作默 耶 若曰不

聞 則終日竟夜 畢竟在何處安身立命 直下不知落  
處 即是你生時不知何處來 死時不知何處去 即今  
眼眨之地 語默動靜 未免被箇陳如尊者 當面障却  
燈籠露柱 覲體礙却香匙火筋 臨機換却即其所障  
所礙 所換盡是生死煩惱 輪回業識 從今日移奪你  
到盡未來際之種子 耳要得知盤掇 轉連座掀翻 不  
妨提起箇所參底話 頭於對陳如尊者 時對燈籠露  
柱 時對香匙火筋 時不得斯須忘念 更向蒲團上 堅  
豎脊骨 猛著精神 與之抵捱 正當抵捱時 不得隨聲  
色 轉隨是非 轉隨怠惰 轉隨情識 轉隨境界 緣轉乃至



隨善惡凡聖苦樂得失等轉擬欲瞥生一念隨其所  
轉不特不能與道相應將見隨生死輪回轉入盡未  
來際者矣或謂此不掛法界法界更自箇箇工夫  
或謂此示志滿禪人學道要須乘一時猛利便討箇分曉則於工夫上庶  
有立脚分豈可依依稀々彷彿々今日三明日四  
道是流俗又却有箇念頭在道道是在道又却不會  
有片餉猛利精神把做一件大事於是兩頭打脫只  
益笑具耳更有向蒲團上屏得念頭靜辦少時或半  
日一日身心不動靜默將去或三朝五朝做主宰不

得討頭鼻不見昏沈散亂輟作一團似此等差別境  
界交馳于心或怕懼做工夫一上或思慕做工夫一  
上或勉強做工夫一上或被世間順緣撓奪一上似  
乎有箇做工夫底心念存于中却不知只與不做工  
夫者等無有異若盡理而言反不如箇不做工夫底  
何以知之彼素不做工夫惟信不及耳儻或一旦自  
信得及忽然被他猛利做去也不定你既發大信心  
要做工夫要脫生死今則此箇信心延緩數年了也  
着着向無事甲裏去坐也終不放寬了又復能發最  
初底大信心來余知其決無是理也故維摩云譬如



敗穀焦芽不堪為種滿上人過余問道屈指數載今日不忘最初道念又冒荒蕪過余窮巖但是扣其入道之志則索然不若初心之猛利也良為可憐此去宜精加念力直要翻轉生死窠臼以悟為期方不孤備重參禪扣之勞也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四之上

韓四

